



贵州作家

王蒙题



第五辑

一池秋水

邹德斌

绿豆

张麟

向北的长短句

赵卫峰

到铁索桥去

罗吉万

古驿行吟

陈新国

GUI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2007 年第一輯

(總第五輯)

王蒙題 

貴州文學院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第五辑 / 贵州文学院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221-07730-1

I. 贵... II. 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801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第五辑

著 者 贵州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3.1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1-07730-1 / I · 1577 定 价: 25.00 元

全省文艺工作会在贵阳召开



1. 省委副书记王富玉（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军（右一），副省长吴嘉甫（左一）在主席台上。
2. 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发表讲话。
3.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军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4. 副省长吴嘉甫发表讲话。
5. 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获奖者上台领奖。
6. 会场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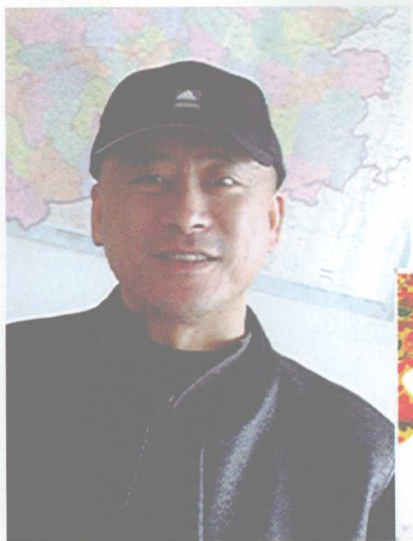


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揭晓

◀ 杨打铁，布依族，现供职于《山花》编辑部。
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获得者



▲ 王华，仡佬族，现供职于贵州文学院。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获得者。



◀ 谢挺，汉族，现供职于《山花》编辑部。
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获得者。

▼ 陈国华，汉族，现供职于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获得者。



▲ 魏荣钊，土家族。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获得者。

▶ 何文，汉族，现供职于贵州省作协。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三等奖获得者。



2006年贵州作家头条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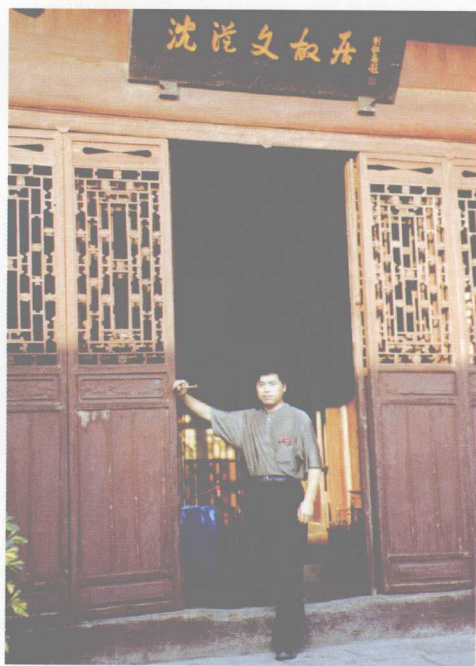


▲ 李发模，汉族，遵义市文联主席。《贵州作家》2006年第一辑发表了其诗作《迷失与醒来》。

▶ 孟学祥，毛南族，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现就职于黔南州文联。《贵州作家》2006年第二辑发表了其短篇小说《绝路》。



▲ 西楚，本名田峰，苗族，1976年出生。《西楚的诗》发表在《贵州作家》2006年第四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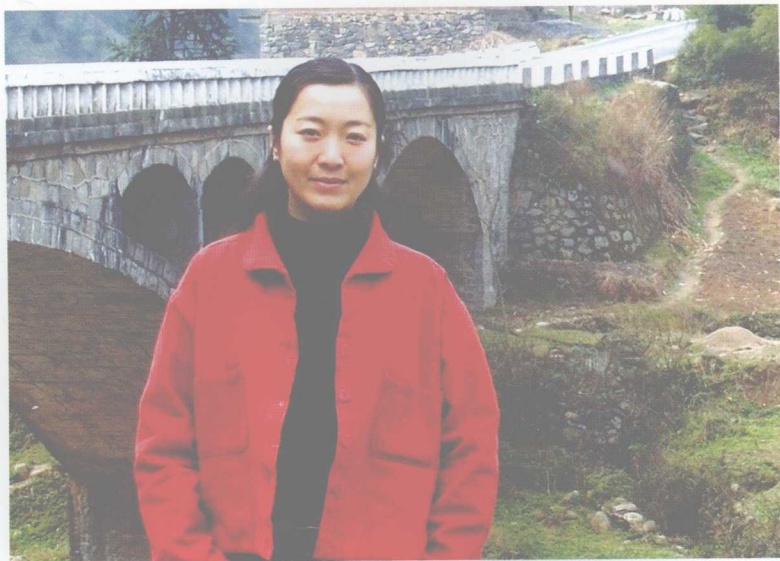


▲ 马学文，汉族，现就职于威宁报社。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其发表在《贵州作家》2006年第一辑的中篇小说《木偶》入选《小说选刊》。



▶ 钟硕，汉族，出生于1969年。其诗作《钟硕的诗》发表在《贵州作家》2006年第三辑上。





▲ 李钢音，汉族，生于1968年，现就职于贵州文学院。《贵州作家》2006年第四辑发表了其中篇小说《九河归海》。

► 姚辉，汉族，生于1965年，现供职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贵州作家》2006年第二辑发表了其诗作《姚辉诗选》。



▲ 邓超，汉族，生于1974年，现就职于桐梓县林业局。发表在《贵州作家》2006年第四辑上的短篇小说《亮相》是其处女作。

► 戴冰，汉族，生于1968年，现就职于贵阳市文联。其短篇小说《大教堂》发表在《贵州作家》2006年第三辑上。





茅台新景



多彩贵州印象网站

多彩贵州 印象网站开通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左三），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右三），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右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军（左一），副省长蒙启良（右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康敏（左二）在主席台上。

4月18日上午，贵州旅游文化服务大型门户网站多彩贵州印象网正式开通。多彩贵州印象网站是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省电信有限公司、贵州日报报业集团、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贵州电视台等有关单位共同组建。网站的开通，标志着贵州又一主流媒体的诞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出席网站开通仪式并亲自点击开通网站，省委副书记、省长林树森为网站授牌，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军主持，副省长蒙启良出席开通仪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康敏致辞。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亲自点击开通网站。



► 多彩贵州印象网站开通仪式会场。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唐流德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欧阳黔森(常务) 孔海蓉

李钢音 王 华

于贵阳
周發書

石果画漫画像

二〇〇七年四月为

沧桑人生

走完了他六十年的
曲。他已于二〇〇三年
了长篇小說《沧桑
的影响晚年仍创作
在全国产生了极大
石生地》等短篇小说
《喜期》《官桶店》
笔耕不辍其《风波》
专业作家之几十年
是贵州省最早的他
一九五二年开始写作
州涓涓籍作家石果
石之说南石即指贵
五十年代有北碚南
学评论界在上世纪
生中共党员我国文
男汉族一九二九年九月
石果原名何思余



前言

《贵州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贵州省委宣传部及茅台酒厂的大力关怀和支持下,走过了一年的春夏秋冬,成为了贵州文学和文化的一个见证,记录了贵州新老作家为这片土地上的文学事业进行的不懈努力,也检阅了新世纪贵州作家的创作实力,登载了不少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发掘了一批年轻作家的创作潜力。

短短一年,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贵州作家》的创办,使一些文笔扎实、观念新锐、极有潜力的年轻作家崭露头角,他们艺术感觉敏锐、创作才情迸发,是贵州文学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相信未来的贵州文学,将在他们手中焕发簇新的光芒。

本期的中篇头条,我们登载了青年作家邹德斌的中篇小说《一池秋水》。小说表现出的文字功力、历史深度和生命感悟,让我们耳目一新,也让我们由衷地感受到贵州年轻一代作家具备的宽广的文学视野、深厚的人文关怀。小说以全景式的叙述,讲述了“吉字澡堂”一个家族在历史风雨里的兴衰起落,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乡情风物跃然纸上;而个人在历史中的遭际和内心挣扎,更凭借作者不凡的笔力,描写得动人心魄,令人读罢慨叹。

张麟是我省女作家中笔力较为成熟的一位,她登载于此期短篇头条的小说《绿豆》,以细腻的状态及对人物内心的开掘见长,将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和名利争斗写得摇曳生色,在日常的细节和心态中,展示凡俗人生难以名状的一面,犹如绿豆里长出的虫子,是光阴和人性的病态的产物。《郭子贵和他的树》,写的是一个石旮旯里的老农对他的两棵树的情感,虽是简朴的故事,却道出了我们的土地上千年的农业文明在发展潮流的冲击下的震荡。作者是本刊的新面孔,但文笔舒展,于平实中见出了人道的关切。

罗吉万是我省成名已久的民族作家,其人其文皆性情飞扬。本期登载了他的散文新作《到铁索桥去》,该文行笔老练,娓娓道来,于平淡中见性灵,于朴实中见华彩,是一篇隽永耐读的文章。老作家廖国松的《人物五题》,延续了作者一贯的蕴藉厚实的文风,似白描手法临摹人生百态,又似木刻刀锋深透人情冷暖,文章所特有的风格,一定能让读者印象深刻。

本期诗歌版块,首篇推出了贵州 70 后实力诗人兼评论家赵卫峰的诗作。赵卫峰的诗歌具备独到的艺术感觉和语言特点,饱满的诗性中凝结了理性的思辩和追问。此外,我们对贵州各个年龄及不同风格的诗人作品均有所展示,还选用了一些外省诗人的优秀诗歌,如阿翔、章凯等。贵州诗歌在中国诗坛中一直诗人辈出,佳作不断,本刊力图对贵州诗歌的创作状况有全面的追踪和反映。

老作家石果是贵州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本期“旧作新读”,我们重发了他的代表作品《风波》,该作品曾被英文版《中国文学》译载,并被搬上银幕。评论家王刚的《石果小说创作略论》,行文严谨,研究深入,有助于读者了解石果先生的文学风采。

本期评论的头条《心肠至上的真实诉求》,是青年女诗人钟硕在我刊首发的文学评论力作。该文由对《贵州作家》第四辑上李钢音的中篇小说《九河归海》的评析,探讨了当代文学中的一个重大命题:文学能够通过形而下的生活去进行形而上的构建,在后现代思潮的消解或解构状态下,文学依然面临良知和责任的问题。这篇评论才华洋溢,视野宏阔,立论深邃,是一篇难得的好文字。我刊欢迎省内外评论家对《贵州作家》上刊发的作品进行评论,以期形成良好的文学互动。

由于《贵州作家》的宗旨在于推出贵州作家和域外青年作家的原创力作,我们杜绝已在公开刊物发表过的作品,或一稿多投的来稿,如有此类稿件,希望作者与编辑部及时沟通,以确保办刊的原创性。

目录

前言

中篇小说

一池秋水	邹德斌	1
云儿,云儿	吉柚权	45
漫山遍野黄花开	龚晓虹	71

短篇小说

绿豆	张麟	84
郭子贵和他的树	易勇	90
明晃晃一把刀	丁杰	95
黑色渔网	李云飞	104
菊妹	刘毅	109

散文

心灵之旅

到铁索桥去	罗吉万	116
人生之悟	李发模	121

人世阡陌

人物五题	老柏	124
光棍九爷	柳木	142

高原视野

古驿行吟	陈新国	144
屯堡的“幽默”		
——一次文化人类学的题外话	青禾	148
乡间的木屋	杜兴成	151

旧作新读

石果小说创作略论	王刚	153
风波	石果	158

诗 歌

向北的长短句 赵卫峰 174/ 祖国(外四首) 阿 翔
178/ 即兴(外二首) 章 凯 180/ 故乡(外二首) 冰
木草 181/ 秋天之美(外二首) 李建明 182/ 秋天的水
语 吴国清 183/ 记忆(外一首) 伍亚霖 185/ 骗局
(外二首) 非飞马 186/ 忧郁(外三首) 朵 孩 187/
被生活咯痛 李克华 188

文学评论

心灵至上的真实诉求
——评李钢音中篇小说《九河归海》 钟 硕 189
饱含深情构建文学乡土
——冉正万乡土小说印象 孔海蓉 195
从“岔路”走出的奇异
——读何文的中短篇小说集《走过四季》
李国清 197

信息瞭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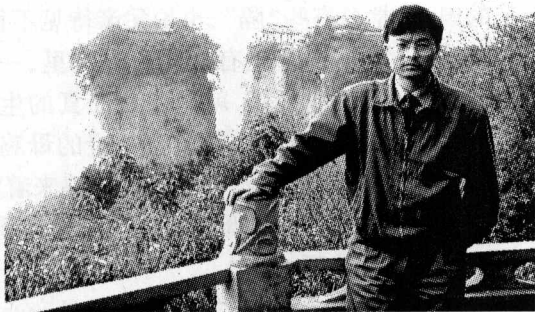
200

文 讯

第二届乌江文学奖评奖公告 203

一池秋水

■ 邹德斌



邹德斌，男，汉族，1966年12月生，重庆璧山县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堂有泪》在贵州省第二届长篇作品招投标活动中中标，有作品在《山花》、《都市美文》等刊物发表。现供职于桐梓县文联。

一、下蛋是检验母鸡的惟一标准

唉——

送罢夏振川出来，父亲一转身看到了母亲，两眼就秋肃冬寒了；父亲心底里又坠出一声长叹。那声长叹如一条斑斓长蛇，已在他心头绕了好多年轮。

母亲将晾绳一头拴在房角，一头牵到黄桷树枝桠上，捆了；她的脚就一踮一踮的，努力地将毛巾搭在绳上晾晒。母亲每踮一下，身段就愈加地窈窕了，尤其腰上那一把，愈加地露了出来，纤细、柔韧，

只有那么狐狸腰了。

这腰条妖娆得是那么地令人沮丧。

雪白的毛巾在三月的柔风里如一张张旗子，摇晃着，投降了。

能不长叹吗？刚才，夏振川家里的来叫他，隔着两堵墙就喊他爸，他爸，客人等你豆腐鱼哪！夏振川呢，只给了一声嗯。那还是从鼻腔给的。先前，他家里的叫他总是“当家的”，现如今，人家叫“他爸”了，声音里头是说不尽的花红柳绿。“他爸”“他爸”，升格了，功德圆满了。

——唉！谁搁在父亲的角度都会长叹。同是一街穿开裆裤长大，最近这一向，夏振川那一摇一摆的鹅步，分明是在显摆他一对双胞胎的公子国保跟国安。父亲呢，已奔不惑却无有后人，一街邻里中就觉矮了一截，甚是伸不直腰来。岂止面对一街邻里，单是面对自己，面对“吉字澡堂”的匾牌，父亲就舒不出一口长气来。

怪谁去！父亲已在母亲三喜身子上好多年如一日了，使出浑身解数了。而母亲的身子如一块没有墒情的瘠田瘦土，任父亲再怎样地翻犁，播下再多的种子跟汗水，也拱不出一丝嫩芽来。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季，母亲看来是要误父亲一辈子了。除了心底里日怨，父亲无可奈何。这昨日整，这昨日整嘛！父亲真是无可奈何。最近两年，他只是偶尔地在母亲的肚子上耘几下、耙几把，他已经灰心丧气成一个很不勤劳的庄稼把式了，早不指望这一

亩三分地能有个好收成了。父亲就把更多的精力和兴趣使在了嘴皮子上,那是一种掩饰也是一种发泄。母亲心知肚明,只是责备自己不争气的肚子,欠着他来。

抬眼望着紫檀木浅浮雕加减地阴刻的“吉字澡堂”匾额,父亲寻思,难道这百十年的老招牌就要断送在我的手上不成,还有这一手家传的推拿揉捏的按摩功夫也要随着腾腾烟雾风流云散去了?

几代先祖如何千辛万苦将一身手艺连同“吉字澡堂”的匾额传诸后人按下不表,百十年的辰光已然过去,如今邓顽伯手迹的“吉字澡堂”匾额就高悬门楣,父亲已无法想见上百年来先祖历经的心神双注肝胆俱倾在这上头的分分秒秒。吉氏一门,到底把这块匾额扛了下来,放到了他的肩上。

打记事起,父亲就知道,命定的要他将这块匾额传诸后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是父亲55岁上才有的惟一的儿子,他的血液中传续着吉家的香火也传续着吉字澡堂的担子。这是吉氏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父亲所以来到这个世上的惟一原因和全部理由。

但是,是那些该抓的药都抓来吃了,结婚这么多年,母亲三喜的肚子就硬是闹不出点动静。哪怕疼痛两次,坠胀两次,让人提提劲,长长精神也好。没有。母亲的肚子就像这些年的泗溪河,风平浪静,波澜不兴。为此,母亲每日里要不到泗溪街斜对门的三合堂药店找四喜小姨长吁短叹,要不就上街拐角的光祥相馆找二舅娘闲谈解闷,回家来,又做了亏心事一般地小心侍候着父亲,反倒叫父亲大不受用。

母亲这些天往二舅娘家跑得更勤了。母亲一向都喜欢上二舅娘家聊天的。但是从内心来说最近母亲不想去,又不能不去;不去反怕人家说闲话——二舅娘前些天生了(她比母亲过门还晚哪)。生的是个男孩。请姨父柳岸取的名儿,叫米仁——母亲平常都爱去的,这要不去的话,不是让人说自己生不出来还不着兴别人生嘛。就反是跑得更勤。

这日逗着米仁,母亲终于忍不住了,讷讷道,干脆,让掌柜的纳个丫头罢。母亲这话当然是典型的言不由衷——哪只母鸡愿意把自己焐热的鸡窝主动让与另一只母鸡?除非这只母鸡得了神经病。

但是有谁听说过母鸡得神经病的?没有。是的,没有母鸡会得神经病,但是有那么一种母鸡,占着鸡窝它就是不下蛋。谁怪你占了鸡窝不下蛋!一只母鸡光是能焐热鸡窝而不下蛋是不称职的。下蛋是检验母鸡的惟一标准。

正拿着戏本子给米仁哼着曲儿的二舅娘一下住了口,道:你好呆,倘纳了,这个家还有你话说!又怨道:叫你引一个,不信!

这是我们清月县一种古老的习俗,夫妇倘是没有生育,就抱养一个小孩,这样不久就会由这个小孩“引”一个让妇人怀上。据说很是灵验,否则这样的习俗也不至传到今日而不衰微。此前,二舅娘跟四喜小姨也不是没给她出这主意。母亲呢,也不是没动过这心思。但引的终归是引的,不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感觉总有些“隔”,也怕父亲待见不得。再往深一层呢,没“引”总还有个念盼在那里,一旦引了,感觉上自己就泄气了,就承认自己真的生不出来了。生不出崽来的女人,与不会下蛋的母鸡何异!再问一遍,你几时见过不会下蛋的母鸡来着?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的母亲她可真是不容易,她连一只母鸡都不如哪。

况且真要抱养一个,就能“引”得来?母亲心头一点把握也不敢拿。指望自己的肚皮都指望不住,去指望那个还不知在哪里的孩子,啧!

但今天二舅娘再次提起,母亲心思就开始有些活泛了。一会儿看看熟睡中的米仁,一会儿看看哼着戏折子的二舅娘,母亲想,这也许是自己最后的指望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指望没有?母亲心头最明白。

夜里,母亲特别地温柔。母亲的温柔在我们泗溪街是出了名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吧,父亲才没有纳小。只是今晚的母亲又与往日不同。洗了脸脚,又特地用了一次水,然后上了床来,母亲紧紧地贴了父亲,一只手还伸进了父亲的下面,把玩。另一只手拖了父亲的手来,捂在自己的胸脯上,揉。这是他们新婚那段时间每晚都要温习的功课,那时候他们只有这样了才能入睡。可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今晚,母亲又主动地温习起当年的功课来,这就唤回父亲那已经渐行渐远的新鲜感了,这种新鲜感又调动起父亲的激动了,正如当年一般。父亲

一激动，又唤起母亲对当年的美好回忆，母亲一下子也就激动起来，母亲的激动就比父亲还要强烈，母亲一下就翻到父亲的上面了，她想，她需要父亲，她需要父亲勤劳地耕耘她，深耕一寸，多收一成哪；勤犁没瘠土哪；要得庄稼好，深耕上肥多锄草哪！哪怕一天翻犁她几遍她也乐意，土地不就是拿来翻犁的么！只有常翻犁的土地才能有个好收成哪。这时父亲就翻犁了。但这时的父亲已从那种曾经的新鲜和激动中醒了过来，一切已不是当年那样的惊心动魄，勾魂索命，一切都物是人非再也找不回来，而今晚更像是自欺欺人的一场演戏。看了眼身子上面还在投入着陶醉着的母亲，他有些莫名其妙：一个枕头上睡了恁多年，哪还有这大的劲头？父亲的翻犁一下就没s了兴致，在母亲最需要他的那一刻，她想，这一次，哪怕就这一次，播下粒种来吧！父亲却很道德地草草收了他的犁头。

半夜，母亲从梦中醒来，她看见父亲大睁着双眼盯着天花板出神，不知已盯了多久；那是一眼的山重水复，莽莽苍苍。见母亲醒来，他搂着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一声长叹。母亲明白他的心事，母亲十分内疚地趴在他的胸脯上，小心翼翼地提起了白日里二舅娘那提议来。母亲说掌柜的，咱抱个孩子来带吧，反正要也是要过去了。母亲这话说得很轻描也很淡写，却十分地策略。好像只是不愿虚度大好光阴才要“抱个孩子来带”的。母亲甚至连那个引字都没用。这话就像是熟梦中的呓语，你听不听都不关痛痒，这就给了自己也给了父亲一个台阶。父亲没有表态。父亲知道这绝不是母亲的呓语。父亲到了这一步还怎么好表态呢？父亲不表态就已经是承认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女人肚子上的丢盔卸甲了。床上的气氛就像空无一人，而整个卧室更像一个掏空了五脏六腑的腔子。

就这样，快两岁的我被“引”到了吉字澡堂。我这一生也没去关心过我的生身父母是谁，我只关心的是，我的父亲吉庄和母亲三喜他们当初为什么偏偏就引了我而不是别人？比如他们完全可以引夏振川家的国保或国安，或就是二舅家的米仁。可他们偏偏就引了我。我被动地卷入这个原本与我毫无关系的世界，这也正如二舅娘所引用的戏折子上的话，

人的命，天注定！我常常想，当年，父亲母亲抱的如果不是我，那么我该是谁，谁又该是我呢？我为什么偏偏是吉字澡堂的吉祥而不是别人？如果我不是我，那么我身边的他们——父亲、母亲、吉兆、小姨、二舅娘还有媚儿……他们还是他们吗？

你听说过十哑九聋这话吧？就算没听说过也不打紧，反正我真是万分地感激这话，因为我就属于那十哑之一，却又在那九聋之外。这是少见的——姨父那么广的见识都说少见。当然话又说回来，倘是我属那九聋之列，也未必就不是件好事——我这话是不是讨了便宜还卖乖？但真是的——倘我属那九聋之列，这个世界于我就干净多了。只是后来慢慢地我才明白我的哑而不聋，这是上帝的意思，他认为我在这个世界面前没有发言权。

当天，父亲母亲迫不及待地抱着我上三合堂找姨父柳岸给我取名儿。他们走在泗溪街的麻石板上有s遮遮掩掩，就好像从哪里偷了个孩子来，兴奋，又怕人看见，是那种贼贼的乐。母亲的脚步甚至就像一个女子走在出嫁的路上。

姨父正在戥药，眼珠放在戥星子上，连看都没看我一眼，道，就叫吉祥吧。“吉祥”这个词好像早装在他肚皮里了，只等我来了，他甚至都有些等不耐烦了似的脱口而出。姨父可是个一向都很有涵养的人哪。总之我就成了吉祥。

三合堂有一股很好闻的中药味，清苦、馨香，这种味道在我的记忆中缭绕，让我一辈子都难忘。父亲说怎么这孩子抱来都好几个时辰了，还不哭不闹的，逗他也不给个乐。二舅娘抱着米仁，看看我，对母亲说，这个螟蛉子，该不是个聋哑儿吧——否则人家会送你？在母亲跟前，甚至在所有人跟前，二舅娘一向是口无遮拦的。她这方面一点没有晏家大院大家闺秀的涵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合该是晏家大小姐的脾性。这时，四喜小姨站在一旁，腆着肚子，像只高傲的企鹅，让我的母亲自惭形秽。柳岸姨父则把眼珠子从戥星上移了过来，看了我一眼，说，别看这孩子两眼直直的，在想事呢！姨父到底是进过学堂的人，我就对他转了一下眼珠子以表达我的感激。父亲却心下一嗤：宽我心罢，几大个人，想事！